

# 黔南 民族教育 史略

◎周崇启 主编

600年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黔南 民族教育 史略

◎周崇启 主编

600年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昆明·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黔南民族教育史略 / 周崇启主编. -- 昆明: 云南  
科技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16-9111-9

I. ①黔… II. ①周… III. ①少数民族教育—教育史  
—研究—贵州省 IV. ①G7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23537号

责任编辑: 罗璇

封面设计: 娄倭

责任校对: 叶水金

责任印刷: 翟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337千字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 鸣 谢

本书受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局  
2015年资金资助出版，特此感谢!

本书为2010年贵州省基础教育科研、教育教学实验  
研究重点课题《明清黔南民族教育发展史略》研究成果  
(课题编号: 2010A010)

主 编: 周崇启

编写人员: 刘世彬 沈 雁 姚志细

曹 源 孟学华 王貌貌

龚迎曙 赵菊燕



# 序

XU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全国30个民族自治州之一，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布依、苗、水、侗、瑶、毛南、汉等36个兄弟民族。

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勤劳善良，祖祖辈辈传承着古老的文化，有着自身的传统教育，这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教育。我读日本人松泽哲郎的《黑猩猩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类》，很感动地领悟，自然状态下的教育有着三个很突出的特点：以身垂范，亲情浸润，静待花开。天然质朴，但却抚育出世代代的人类社会。当然，这种教育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简单的环境、没有文字支撑的教育，很难融合于复杂的大群体之中。

显然，本书的教育主要讲的是正规教育，这就是由统一大国主导的，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统一的取才标准的教育，从而也使得黔南这片土地融入到伟大中华民族中。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黔南曾经出现了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在贵州的3个状元里，黔南占了2个，而且是一文一武两个状元，这是了不起的事情。随着明代在贵州建省，少数民族传统的自然教育很快与中原汉族的正规教育接轨，明清汉文化与黔南少数民族文化相互结合，优势互补，水乳交融，成就了骄人的业绩：明清文人学士从中央皇朝被贬贵州黔南，兴学教授汉文化，形成黔南良好学风；汉文化书院、社学、地方义学与黔南少数民族私塾的珠联璧合，成就了清代黔南都匀墨冲萧家村的“五进士”，培养了清代“西南巨儒”莫友芝等一代布依族英才，造就了“影山文化”；民国时期，黔南民族教育尽管受到政局和战乱的影响，但由于有了汉族文化教育的渗透，民族教育仍然不断进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黔南民族教育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保障。黔南民族教育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挤进了贵州教育的第一方阵，创造了教育历史的辉煌。

本书以黔南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0余年民族教育为经线，以黔南布依族、苗族、水族、毛南族、瑶族等五个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及其成就为纬线，阐述了600余年来汉文化教育对黔南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作用和影响，描述了汉民族文化教育与黔南民族教育和谐发展，共同进步的重要历史。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黔南民族教育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改土归流”制度的确立。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明清两代王朝不断派遣“流官”到黔南民族地区，以巩固他们的势力。清朝“改土归流”之后，黔南地区的“流官”自然成为当地土司、土酋统治上的竞争对手，他们之间的政治角逐日益演变为文化的角逐。

第二，文化政策的调整。明清王朝规定，凡“土司、土酋继承者不入学校受学不得继位”。这些政策的出台，迫使地方土司土酋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方面派子弟到京城学习；另一方面则在本地兴办学校，以方便其子弟就近入学。到了清王朝，统治者还专为贵州少数民族开办了免费的“蒙学”（启蒙教育）、“义学”。这些文化政策的调整，加速了汉文化教育与民族文化教育的融合。

第三，民族文化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明清时期，随着大量移民和屯军，中原及周边省份汉民族大量涌入黔南，促进了黔南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由于汉文化的地域广，影响大。因此，在黔南民族地区兴办汉文学校，让少数民族子弟就近入校学习读书，让其接受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是黔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黔南少数民族群众的迫切需要。

第四，汉学家被贬黔南，带动并开发了黔南汉文化教育。明清时期，在名不见经传的黔南，在皇室眼中的“蛮夷之地”，先后从京城来了一些文化教育大师，他们聚徒讲学，传道授业，掀起了黔南文化教育的一股股热浪。无独有偶，这些汉族文人都是朝廷的要员，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且都是被贬的教育家。这些汉族文化的先驱者迁入黔南后，目睹黔南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落后，自发、自觉地担当起文化传播和教育的责任，他们以帮助、扶持、教化为己任，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慈善事业，为黔南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功不可没。

与其说本书探讨的是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600余年黔南民族教育发展的历史，不如说是汉文化与黔南民族文化的融合史，更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发展互为支持、互为补充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成功例证。他们的发展得益于当时文化政策的倾斜，得益于汉文化知识分子的辛勤耕耘与无私奉献，更得益于黔南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孜孜以求与发扬光大。他们的相互融合与发展，为黔南地区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因为这一段历史中汉文化为黔南民族地区带来了新的血液、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正由于这600余年来黔南民族文化教育具有宽广的兼收并蓄的胸怀，才会出现黔南少数民族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结果。

《黔南民族教育史略》是贵州省教育厅“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明清黔南民族教育发展史略》的成果。周崇启同志把课题研究当作事业来完成。他带领研究团队自费分赴黔南各县（市）及黔东南、黔西南部分县（市），走村串寨，深入调研，广泛收集资料，锲而不舍，历时四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研究任务。

但愿本书能给各位文化教育界、历史社会学界、民族学者带来一些思考。所以乐意为之序。

顾 久

（贵州文史馆馆长）

2015年2月28日于贵阳

# 目 录 MULU

|                           |    |
|---------------------------|----|
| 导 论                       | 1  |
| 第一章 黔南布依族及其文化教育           | 20 |
| 第一节 黔南布依族及其文化             | 20 |
| 第二节 黔南布依族人的家教家规           | 21 |
| 第三节 黔南布依族学校教育兴起的缘由        | 22 |
| 第四节 黔南布依族科举制度的建立          | 23 |
| 第五节 黔南布依族儒学、社学、义学等学校教育的兴起 | 25 |
| 第六节 黔南布依族教育名人及部分教育世家      | 27 |
| 第七节 黔南自古出英才               | 30 |
| 第八节 “西南巨儒”莫友芝及莫氏父子的教育思想   | 34 |
| 第九节 长顺、龙里布依族教育            | 45 |
| 第十节 民国后黔南学校培养的布依族学子举例     | 46 |
| 第二章 黔南苗族及其文化教育            | 50 |
| 第一节 黔南苗族及其文化              | 50 |
| 第二节 黔南苗族传统教育的主要形式         | 51 |
| 第三节 明清黔南苗族地区的儒学、社学和义学     | 54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黔南苗族教育           | 55 |
| 第五节 黔南苗族现代教育的兴起           | 56 |
| 第六节 黔南苗族部分教育名人及教育世家举隅     | 59 |
| 第七节 民国后黔南学校培养的苗族学子举例      | 60 |
| 第三章 黔南水族及其文化教育            | 63 |
| 第一节 水族及水族文化               | 63 |
| 第二节 《水书》及其教育思想            | 65 |
| 第三节 《水书》的教学形式及内容          | 6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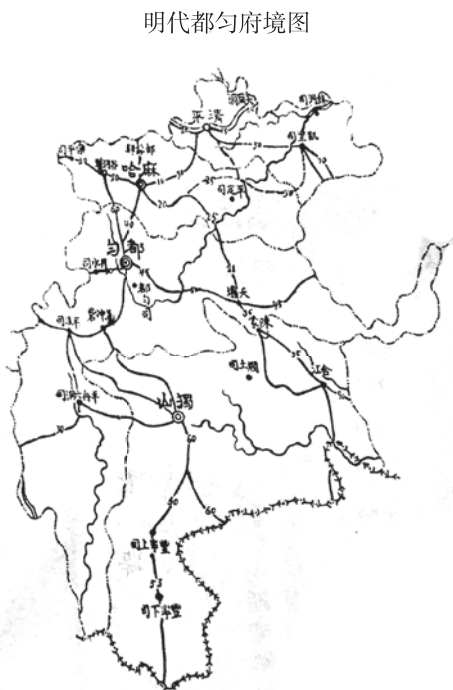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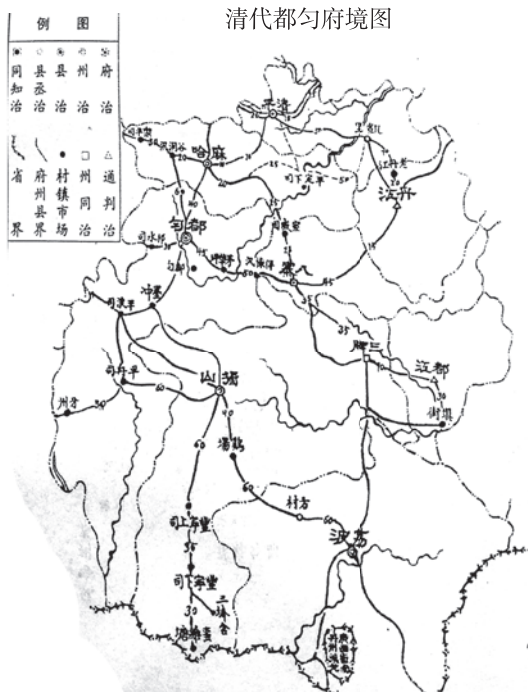
|     |                                  |     |
|-----|----------------------------------|-----|
| 第四节 | 水族的“议榔”教育及水族家教家规 .....           | 72  |
| 第五节 | 水族地区“官学”“社学”“义学”“社坛”“庙宇”教育 ..... | 76  |
| 第六节 | 水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建立与发展 .....             | 83  |
| 第七节 | 黔南清代水族著名教育世家 .....               | 88  |
| 第八节 | 水族教育的“塘党现象” .....                | 92  |
| 第九节 | 民国后黔南学校培养的水族学子举例 .....           | 93  |
| 第四章 | 黔南毛南族及其文化教育 .....                | 97  |
| 第一节 | 黔南毛南族及其文化 .....                  | 97  |
| 第二节 | 黔南毛南族的家教家规 .....                 | 98  |
| 第三节 | 毛南族地区学校教育的诞生 .....               | 98  |
| 第四节 | 毛南族学校教育人才及其影响 .....              | 99  |
| 第五章 | 黔南瑶族及其文化教育 .....                 | 101 |
| 第一节 | 黔南瑶族及其文化 .....                   | 101 |
| 第二节 | 黔南瑶族的生活与教育 .....                 | 103 |
| 第三节 | 黔南荔波瑶山乡的瑶族教育 .....               | 106 |
| 第四节 | 荔波县瑶麓民族小学 .....                  | 109 |
| 第六章 | 新中国成立后黔南民族中小学校的建立与发展 .....       | 113 |
| 第一节 | 新中国成立后黔南民族学校建立的背景 .....          | 113 |
| 第二节 | 新中国成立后黔南民族小学的建立与发展 .....         | 116 |
| 第三节 | 黔南民族中学的建立与发展 .....               | 127 |
| 第四节 | 黔南民族中等职业学校的建立 .....              | 137 |
| 第五节 | 黔南民族高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 .....             | 150 |
| 第六节 | 黔南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实施 .....               | 154 |
| 第七章 | 驻足黔南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 .....              | 163 |
| 第一节 | 贵定阳宝山的佛教 .....                   | 163 |
| 第二节 | 长顺白云山的佛教 .....                   | 165 |
| 第三节 | 黔南福泉山道教 .....                    | 167 |
| 第四节 | 徐霞客驻足黔南轶闻 .....                  | 170 |
| 第五节 | 国立交通大学黔南福泉分校 .....               | 172 |
| 第六节 | 榕江国立师范对黔南民族教育的作用及其影响 .....       | 175 |
| 第七节 | 国民党炮兵学校与都匀一中 .....               | 176 |

|                                  |     |
|----------------------------------|-----|
| 第八章 明清时期黔南地区的书院概貌·····           | 180 |
| 第一节 明清黔南民族地区书院概述·····            | 180 |
| 第二节 张翀与鹤楼书院的渊源·····              | 183 |
| 第三节 邹元标与南皋书院·····                | 186 |
| 第四节 独山紫泉书院始末·····                | 190 |
| 第五节 从荔泉书院看黔南民族地区书院的兴衰·····       | 193 |
| 附录一 黔南民族地区汉文化先驱·····             | 197 |
| 附录二 孕育黔南明清文化教育的都匀文庙·····         | 209 |
| 附录三 明清时期的黔南籍进士及举人对民族教育的影响·····   | 214 |
| 附录四 黔南汉族《家谱》及《义学记碑》对民族教育的启迪····· | 222 |
| 跋·····                           | 227 |
| 参考文献·····                        | 229 |

# 导论

## 一、黔南及黔南少数民族教育

自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王朝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0年间，贵州黔南民族教育经历了从落后到进步，由封闭到开放的巨大变革，教育质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世人所瞩目。据史料记载，明洪武八年（1375年）始建都匀卫学，它正式拉开了贵州黔南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序幕。该地区何时步入教育的变革期，是什么力量使之能够从原始落后的教育走上教育发展的快车道，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黔南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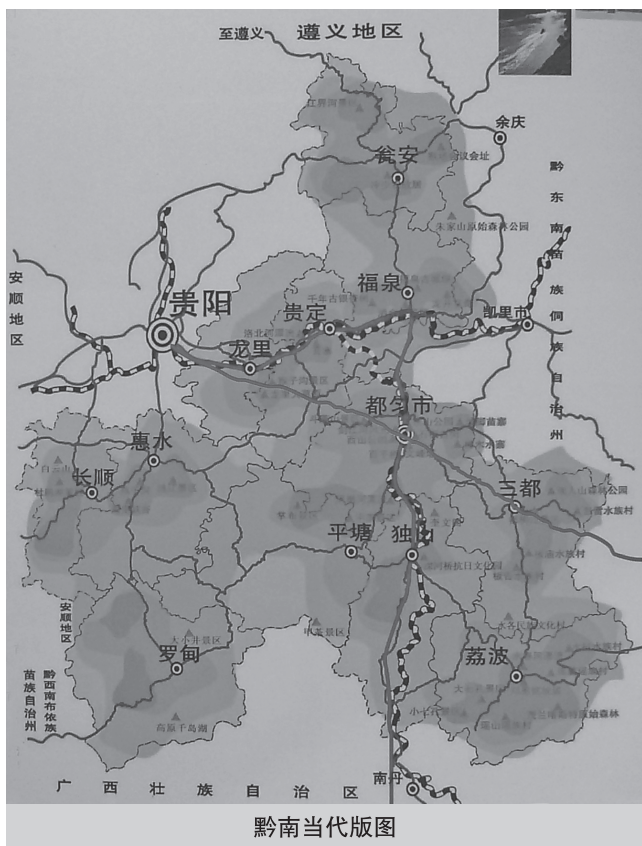


黔南首府都匀历史版图



教育能够如此迅猛发展？清代著名布依族学者莫友芝有着这样的分析，他说：“黔自元上而五季皆土官世有，致汉唐郡县，几不可寻。英流鲜闻，安问风雅。逮有明开省增学，贡士设科，文献留诒，乃稍可述。故是编甄录，断自胜朝。先教授犹人府君有《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谨引附子篇，以见黔文兴起之所由。《记》云：学校之兴，人才所系。贵州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始割隶四川之贵州宣慰司，置贵州布政使司治之……其建学也当置布政时”。<sup>1</sup>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南自治州）位于贵州省南部，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州境地跨东经106°12′7″~108°18′7″、北纬地跨25°04′7″~27°29′7″之间。总面积26214平方千米，总人口403.48万人（2007年末），有布依、苗、汉、水、侗、壮、瑶等民族，以布依族、苗族为多。2013年，全州辖都匀、福泉2个县级市，1个经济开发区（都匀经济开发区）并辖瓮安、贵定、龙里、惠水、长顺、罗甸、平塘、独山、荔波9个县以及三都水族自治县。黔南共97个镇，7个办事处，124个乡，12个民族乡，74个社区，72个居民委员会，2022个村民委员会，总户数149.95万户，总人口397.36万人，居住着布依、苗、水、侗、瑶、毛南、汉等36个民族。州政府驻都匀市文峰街道环城中路。其辖地历史源远流长。



数千年来，生活在黔南境内的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这里的土地，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黔南自治州土地富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才辈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境内山川秀美，风光迷人，气候温和，民族特色鲜明。全州面积26197平方千米，东西最大横距207.9千米，南北最大纵距269.5千米。

黔南州位于贵州高原与广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在贵州省的中南部，为川、黔两省南下广东、广西的必经之地。东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相连，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百色地区为界，西与安顺市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接壤，北及西北紧靠贵阳、遵义两市。自治州首府驻地都匀市距省城贵阳市150千米。

1 莫友芝. 黔诗纪略（卷一）.

黔南自治州秀美的山川，众多的文物古迹，独特的民族风情，特殊的地理区位，加上宜人的气候资源和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建了得天独厚的贵州省南线旅游优势。2005年底，全州共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1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51处。丰厚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中外游客。

1978年，贵州省考古工作者在长顺县城北27千米广顺镇附近的神仙洞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表明远古时期已有人类在黔南域内活动，今黔南的广袤山区，是境内几个主要少数民族的发祥地和长期居住的地方。据《后汉书·南蛮传》《华南国志·南中志》及《贵州古代史》记载，早在殷周时期，黔南境内就有部族活动，建造巢穴，生息繁衍，并已出现少数民族先民建立的国家政权雏形——部族联盟性质的鬼方国。春秋战国时期，境内属牂牁国和夜郎诸国。至秦汉设郡、县。州境分属象郡和牂牁国。晋代置州、郡、县。今黔南地域隶宁州牂牁郡，分属且兰、毋敛、夜郎、并渠、囊、广谈、谈指诸县。隋朝时，州、郡为同一级行政区，下辖县。隋文帝开皇元年改称牂牁郡，州境分属牂牁、宾化两县所领。唐代，州境置群州、应州、蛮州、环州及南平州、动州、邦州、愁州、峨州、劳州、乡州、令州等羁縻小州。元代，始设行中书省，二级政区为路，或称官抚安抚司，州境分属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都云定云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播州宣慰司、庆远南丹安抚司管辖。明初设置卫、所，今黔南域内置龙里县、平越卫、都匀卫、新添卫，部分为贵阳卫管辖。万历年间，置都匀府、平越军民府、独山州、定番州，荔波及贵定、罗甸一部分属广西布政司和贵阳军民府。清初，基本沿袭明代建制。“改土归流”后，分属贵阳府、都匀府及平越直隶州，个别地方一度属兴义府。民国初期，境内袭清末建制。民国3年（1914年），将府、州、厅一律改称县。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贵州后，贵州境内地域分别隶属第一、第七、第十二行政督察区。民国25年（1936年），全省行政督察区减为8个，黔南州分属第一、第七、第八行政督察区。民国31年（1942年），惠水、长顺、平越（今福泉）、瓮安、贵定、龙里6县直属省；都匀、三都、荔波、独山、平塘、罗甸隶属第二督察区。民国37年（1948年），惠水、长顺、贵定、龙里4县隶省，独山、平塘、罗甸、荔波、都匀、三都、平越7县隶第二行政督察区；瓮安县隶第五行政督察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56年8月8日自治州建立，境内各县分别隶属独山专区（1952年12月改称都匀专区）和贵阳专区（1952年改称贵定专区）。其间，于1952年12月贵州省人民政府（52）民密字第0026号文件批复撤销惠水县，改设惠水夷族自治区。1953年6月，平越县改称福泉县。1954年1月惠水夷族自治区改称惠水县布依族苗族自治区。同年罗甸县改称罗甸布依族自治区。1955年12月，惠水、罗甸两自治区改称自治县。自治州建立前夕，都匀、三都、独山、平塘、荔波、福泉6县隶都匀专区；贵定、龙里、瓮安、长顺、惠水、罗甸6县隶属贵定专区。1956年8月8日自治州正式建立，同时撤销都匀、贵定2专区，惠水、罗甸2自治县改为县，隶属于黔南州。建州时，黔南州辖原都匀专区所属都匀、独山、平塘、荔波、三都5县，原贵定专区所属长顺、惠水、罗甸3县，原安顺专区所属镇宁、紫云2县及原兴义专区所属望谟、册亨、安龙、贞丰4县，共14县。原独山专区所属的贵定、龙里、瓮安、福泉划归安顺专区。1957年1月，

撤销三都县，建立三都水族自治县。1958年5月，以都匀城区设置都匀市，同年12月，惠水划归贵阳市，龙里、册亨、贞丰、镇宁划归安顺专区，瓮安、福泉、龙里、贵定划归黔南州。同时，撤销福泉县，并入瓮安县，撤销紫云县，并入长顺、望谟2县，撤销荔波、平塘2县，并入独山县，撤销龙里县，并入贵定县，撤销都匀县，并入都匀市。1961年8月，恢复荔波、平塘、紫云、龙里、福泉5县建置。1962年10月，恢复都匀县，撤销都匀市，将市区并入都匀县。1963年4月，将安顺专区所属贞丰、册亨、安龙3县划归黔南州，但一直未办理手续。1963年11月，惠水县归属黔南州。1965年8月，贞丰、册亨、安龙、望谟4县划归兴义专区，紫云县划归安顺专区。1966年3月，恢复都匀市建置，市、县分设。1983年3月，撤销都匀县并入都匀市。1996年10月，撤销福泉县，设立福泉市。此后，自治州属地未有变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黔南各族人民以不同形式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艺术。在这片丰沃的土地上，有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有图腾崇拜、佛道、巫术、祭祀乐舞的宗教遗留；有创世神话、巫歌祭调、谣谚传说一直到各类迁徙、叙事、自娱的民间歌舞艺术得以流传的心态环境；也有从远古岩画、地戏、傩戏、花灯一直到民族服饰、古黔青铜器、寺庙雕刻、蜡染刺绣、鸡卜星民族曲艺、民族图案及工艺品得以存在的精神氛围，这些都表现出黔南这块土地上特有的自然形态和文化形态，显示了在复杂历史时期形成的黔南文化，必然有独特的历史风貌和复杂的变异性。黔南文化艺术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以其“十里不同天，一山不同族”的多元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它的多样化格局和灿若云锦般的辉煌。

古代的黔南文化主要体现为原始习俗图形文字。由于经济落后，生产工具原始，文化处于“刻木为契”状态。这一时期，智慧的水族先民却创造了一种古老的文字——水文（水书），约有400余个象形、会意、指事、假借四种造字的单字，并有了自己的历书——水历。东汉时期，毋敛县（今都匀、独山、荔波一带）人尹珍，“以生子遐裔，地处边远，深感文化落后，乃跋涉数千里，远赴中原求教，于是南域始学焉”。说明尹珍在夜郎地区传播儒家经学和文字学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尹珍除从事教学活动外，因擅长经术，曾于桓帝延熹年间（158~166年）历任尚书丞郎、荆州刺史等职，与其师应奉为司隶校尉，并显一时，是当时全国知名的人物，也是黔南为地方文教做出杰出贡献的楷模。同期各族劳动人民制造的铜、陶、漆工艺品，构图、造型和制作都非常精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石刻艺术也有较高的造诣。

黔南布依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字。它分为古文字和新创文字。古文字主要用于占卜、记录摩经、傩书以及民间文学等。这些文字只有布摩、布依傩文化执掌者或部分民间歌手中使用。新创布依文指1956年在苏联专家谢尔久琴柯教授指导下创建的布依族文字，选定今黔南龙里羊场布依语音为标准音点，以拼音文字为其表现形式。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经国务院批准，荔波县档案馆选送的布依族傩书、经书《献酒备用》《接书神庙》《接魂大全》《关煞向书注解》等10部布依族古文籍先后入选第二批和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布依族古文字被国家文化部确认，成为我国18种民族古文字之一。

明代，是黔南政治、文化的一个转折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加强对西



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正式确立了行省区划制度。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设省，客观上对黔南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密切了黔南自汉唐以来与中原的联系，内地的流官和人民，大量移居黔南，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为黔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

明代黔南文人的作品以诗为盛。有名的诗人有：葛一龙、王满、李南乔、王三聘、朱邵明、向黄、周之瀚、蔡让、宋世裕、黄绂、樊师孔、戴崇召、杨遵、奚荣先、葛镜、傅学禹等。明代黔南的民族民间歌舞艺术有较大的发展，能歌善舞的黔南各族人民，每逢喜庆节日，聚会迎宾，丧葬祭祀，均笙琴歌舞不绝，自娱娱人。这一时期，黔南建筑石刻颇有成就，著名的有福泉古城垣，城内有城、城外套城，这种适应军事需要的奇特建筑，实属罕见。造型古朴的寺、阁、塔、桥、摩崖、墓志铭、石刻、墓群、石雕、道院等飞甍刻角，雕梁画栋，集中了中国木架结构亭阁建筑的优点。而墓碑、摩崖的石刻则雕工细腻、线条分明、形象逼真、千姿百态，体现了黔南民间工艺艺术在明代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至明代元启崇祯年间，境内还编修了《平越府志》《都匀府志》《独山州志》和《都匀卫志》4部志书。

清代和民国时期，黔南的文化艺术在继承和弘扬前人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浓厚。民间文学中的民歌、歌谣、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寓言、谚语、谜语等在各族人民中广泛流传。文人作品仍以诗词为盛。自清乾隆三十年（1766年）荔波县出现第一个“拔贡”杨朝凯后，继而涌现出举人陈克谦、黄白元、何金龄（布依族），进士覃金锡、蒙锡林（布依族），诗人、方志学者李国材，学者兼书法家董芝茂、史学家莫友芝等文人学士。清代黔南的民间艺术，无论是音乐、舞蹈、戏曲、建筑、民间工艺都比明代发展跨越了一大步，各族人民不仅在节日喜庆之时唱民歌，跳传统舞蹈，还在生产劳作、祝贺新居、恋爱相思、男婚女嫁、哀悼亡人等生活场景中对唱欢舞，通宵达旦。

清时，黔南的经学和方志学的撰修成就突出，被时人称为“西南巨儒”的莫友芝是经学上最杰出的人物，其学问渊博精深，在经学、理学、典章制度、金石目录学方面造诣极深，其主要著作有《亭经学》《宋元板书经服录》《古刻钞》。其《唐说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一书，校对精细，语简意深。《声韵略考》《韵学源流》《谈西域梵青》材料丰富，有独到之处。在史学上莫友芝与郑珍合著《遵义府志》最为著名。自乾隆、嘉庆之后，编修地方志一时兴起，数量可观，黔南计有：康熙年间编纂《定番州志》《前广顺州志》《平越府志》《都匀府志》《龙里志略》《独山州志》6部；乾隆年间《独山州志》重修。

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北伐战争中，黔南涌现了一批英雄豪杰和志士仁人。五四运动后，一批游学在外的黔南籍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中国的革命运动，成为中国革命的共产主义先驱战士。其中最著名的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党的早期著名活动家、工人运动领袖邓恩铭，有中国共产党早期地下工作者冷少农、舒葆初等。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0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七军第一次进入贵州，在黔南南部荔波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中共黔桂边委在境内罗甸建立黔南第一个中共支部。1934



年10月3日至1936年1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次经过黔南境内6个县（市），建立了中央红军长征入黔后的第一支游击队和农会组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中共黔桂边委和中共贵州省工委不断委派中共地下党员到黔南进行革命活动。其间，中共地下党员在贵定团结进步青年组织“白刃话剧团”，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开办平越“A——”书店，发售进步刊物。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黔南解放前夕，许多地下中共党员在黔南开展革命活动，不惜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黔南做出了贡献。

## 二、汉文化在黔南民族地区的传播

黔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明清以来大量汉族同胞的迁入，为该地区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都不可能是完全孤立的。因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族与黔南少数民族之间必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这些联系、作用和影响的总和，就构成了黔南各民族间的民族关系。这些民族关系的内容相当广泛，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习俗、语言等诸多因素，表现了多方面的联系。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黔南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历史证明，黔南各民族都是这片热土的建设者，他们共同开拓疆域，共同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黔南文化。长期的历史发展，使州内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相互联系，互相影响，并逐渐形成一个以布依族、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自治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现实。

黔南汉族影响力之大，归结于这一民族的先进文化与生产力发展，追溯黔南汉族的来历及其贡献，还得从贵州汉族的迁徙说起。自秦汉以来，汉族人口便陆续进入贵州。西汉时，为弥补巴蜀二郡租赋之不足，朝廷“乃募豪民西南夷”，这批豪民应是落籍贵州最早的汉人。两汉时期的汉族移民，主要是以屯军的方式进入贵州，他们以“部曲”关系互相结合，驻扎在重要军事据点，以后逐渐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牂牁大姓”，加龙、傅、董、尹、赵、谢等。西晋时，部分汉民（时称晋民）因避乱徙入贵州。南北朝时期，中原纷乱，汉族人口不断南迁，其中一部分辗转来到贵州，形成一些地方性的移民集团。唐宋进入贵州的汉族移民，主要分布在乌江以北，即今遵义和铜仁地区。但是，从秦汉至两宋移入贵州的汉人，在“夷多汉少”的情况下，大都“变服易俗”，被当地少数民族同化，以致被视为“蛮夷”的一部分，如“宋家蛮”“蔡家蛮”等。到元一代，天下一统，驿道开通，元军深入贵州腹地，随军伍而来的汉人渐次增多。《元史·本纪》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三月，以兵3000戍小龙等处安抚司，十八年（1281年）三月，遣兵戍守黄平、镇远等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立乌撒路军屯。元朝经常在贵州用兵，历次征战，每有汉人随之而来，落籍贵州者往来有之，不过，数量毕竟有限，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明代移民，规模宏大，盛况空前，通过“调北填南”，把大批汉人移入贵州，产生的影响特别深远，在贵州历史上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明初,朱元璋为了安置无地可耕的游民,采取“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在边疆大兴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形式。军屯由卫所统领,凡有卫所之处皆有屯田,在边地则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种”。民屯由布政司所领,分属府州,或招徕流民,或实以罪犯,编入里甲,就地垦种。商屯乃募盐商于边地“开中”,招民屯种,以粮食换取盐引,然后购盐转卖于民。明代贵州的移民,绝大部分与屯田有关,而且多数是通过军屯进入。从明初洪武年间至明末,在贵州先后设立了30个卫,按明制,一人在军,合家同往,无妻者予以婚配,其在军充役者为“正军”,辅佐正军料理生活者为“军余”,正军和军余皆有家小,注籍军户,世代不改。每军授地一份,官给牛具种子,在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等官督耕下,按规定缴纳“屯田籽粒”,实为穿军装的农户。

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土司大部铲除,封建割据的政治壁垒彻底打破,汉人源源而入。继后,清政府在镇压石柳邓起义、王囊仙起义和咸同各民族人民大起义之后,没收大量“苗产”,屠杀大批“苗民”,在少数民族地区安屯设卫,招徕流民,于是,汉人四面八方涌入贵州,至清末已是“汉多夷少”。据《黔南识略》记载:“各属买当苗人田土客民共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七户,佃种苗人闻土客民一万三千一百九十户,贸易手艺佣工客民二万四百四十户,住居城市乡场……买当苗人田土客民一千九百七十三户,并住居城市乡场买当苗民全庄田土客民及佃户共四千四百五十户。”以上7万多户,尽皆新近迁入,故称“客民”。若以四口之家计算,将近30万人。因为各地的汉人来源不同,气质、习俗亦有差异,诚如是书所说:“介楚之区,其民夸,介蜀之区,其民果,介滇之区,其民鲁,介粤之区,其民蒙”。

### 三、黔南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学校教育

黔南是一个以布依族、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家庭。至2005年底统计,境内少数民族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有布依、苗、水、侗、毛南、瑶、壮、彝、土家等9个民族。州内世居民族历史都很悠久,布依、水、毛南等民族在殷商至唐宋就有称谓,元代之后,苗族迁入黔南。此后,史料上出现各民族的诸多称谓。

秦汉时已在黔南设有郡县,汉时,黔南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是属于牂牁郡,还有一部分属夜郎及谈指等县。隋唐以后直至明永乐贵州置省,这里虽因离中原地区较远,又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政局不是很稳定,但基本上还是在中央统一政权下设置郡州县的。从全国的教育史来看,汉以来,黔南地区也是应该有地方官学的,只因史料缺乏,无从细考,暂时只好先以明清记述,明代以前的,还有待于今后继续整理。

#### (一) 黔南民族地区明清儒学

明清两代,黔南地区共有儒学十三所。其中,明代建的有八所,即:都匀府学、程番府学、定番州学、龙里卫学、新添卫学、贵定县学、平越卫学、平越府学,余皆清代所建;在这十三所儒学中,有大学两所:都匀府学和平越直隶州学;中学三所:定番州学、贵定县学、瓮安县学;小学有五所:都匀县学、荔波县学、独山州学、广顺州学、龙里县学。另有程番府学,已于明隆庆二年(1568年)迁入贵阳,并入贵阳府

学；新添卫学，于康熙三十六年（1687年）合并入贵定县学；平越卫学于明万历三十年（1603年）改成了平越府学。都匀府学：原为都匀卫学，建于明代宣德八年（1433年），地点在原府城内东（即今都匀一中一带）。沿革：宣德年间，贵州按察司副使李睿为了让都匀地区的官宦人家、士大夫子弟有个读书的地方，不要被“夷化”，李睿“以地虽夷域，而武弁戎行子弟，俊秀英发者多，非建学教之，殆变于夷者也，乃请予上而允焉”。同时，也是为了宣扬封建礼义，加强思想控制，以巩固明王朝的封建统治，“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使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则教化自尔而兴行，风俗自我而不变。我皇明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绥太平，自国都以至于郡邑，莫不建学立师，以执教化之枢机”。遂与都匀卫的“豪杰之士”，集资兴建了都匀卫学于城东。这是草创。都匀的第一所官办学校只是初具规模，成化六年（1470年）进行了扩建。弘治八年（1495年）设都匀府，卫学也随之改为府学。从改府学后，每次到都匀府来上任的官员，都对府学有所增修，其间最大的一次增修是弘治十年（1497年），兵备副使阴子淑的增修。经他重建后，都匀府学的大致规模是：中为明伦堂（即供孔子牌位，教授、学正训导学生处），左右翼为两斋（即学生学习、活动处），虽已堂斋齐备，但作为府学来说，仍然显得遥狭。嘉靖乙卯（1555年），宪副刘望之，准备材料，开辟地方再次扩建；另一宪副项廷吉、太守林敦复、知州姚本、指挥周天麒等都协助办理，经过三年时间完工，建成了一座“凡庙庠堂斋及庖鬲之所靡不毕具”的一所府学，与原府学相比“焕然改观矣，诸生群聚而乐焉”。都匀府学，清代时有教授一员，训导一员，取文生十六人，武生十六人。程番府学：建于明代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地点在城内原中峰书院故址。沿革：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建程番府于原程番长官司，以邓廷瓚为知府。建府后第二年，知府邓廷瓚建府学于城内。弘治初（1488年），知府汪藻迁建于中峰书院之右，后知府李克恭继续对府学加以修葺。嘉靖八年（1529年），知府陈则清重新修建府学。然终嫌地势偏颇，庙庠堂舍皆属草创，扩展不开，府学诸生都不满意，要求搬迁。嘉靖十五年（1536年），知府林春泽就将府学迁建于中峰书院故址，建成一所中为明伦堂，左右翼以居仁、由义二斋的新府学。嘉靖二十年（1541年），提学副使蒋信又将其扩充改建，“其材取诸山，其役征诸属司，其费巡院万崖、赵大佑所助八十金之外，则固皆先生鼓舞合郡通变而区画之者也”。经过一年多施工，将原府学扩建为“庙凡五间，东西庠各数间，神库附焉。前为戟门，外为棖星门，其后明伦堂，堂之左右为斋，学门居庙门之左，堂之左为启圣祠，右为敬一亭、为乡贤柯、为廨宇、为号舍，缭以周垣，凡几百几十丈许”的新府学，与贵阳的省学相比，也不逊色。隆庆二年（1568年），程番府移府治入省，府学也随之迁入贵阳，旧程番府学改定番州学。程番府学迁入贵阳后，与贵州宣慰司学合在一处，三年以后，取消了程番府学，设立贵阳府学。定番州学：即原程番府学，隆庆二年移府治入省，万历十四年（1586年）三月，在原府治建定番州，旧府学改州学，明末毁。清代又重建，有学正一员，训导一员，取文生十二人，武生十二人。

龙里卫学：建于明代宣德八年（1433年），地点：龙里城内。沿革：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置龙里卫，二十九年（1396年）升为军民指挥使司，但当时没随之建学校。到宣德八年（1433年）时，贵州按察副使李睿始建龙里卫儒学，嘉靖三十年